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一四一回 恨天涯深閨揮別淚 折將離南浦送檀郎

且說章秋谷同著辛修甫等在一品香，大家談論到那時事艱難之處，不覺觸起了大家的心事，不由得相對淒然。秋谷更覺得滿腹酸辛，無人可訴，一腔抑塞，無淚可揮。吃了幾杯悶酒，不由得就有了幾分酒意，便辭了大家先走，回到公館裡頭。陳文仙見他悶悶的□分不樂，少不得深深款款的安慰一番。

從來有事即長，無事即短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是春末夏初，婪尾花殘，醱醱香謝。幾聲鷓鴣，催殘金谷之春；一夜東風，落盡夭桃之色。章秋谷同著辛修甫等一班朋友，花朝月夜，選舞徵歌，南陌看花，東門載酒，倒也並不寂寞。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不知不覺的一春已過。

轉瞬間到了四月，差不多將近端陽，秋谷忽然接著了一封天津來的電報，是一個直隸候補道金雲伯金觀察打給他的，要請他立刻動身到天津去。秋谷接了這個電報，倒覺得有些躊躇起來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金雲伯金觀察是個何等樣人？平空的又為什麼打個電報給章秋谷？又為了什麼事情要請秋谷到天津去？

原來這位金雲伯金觀察的父親，和秋谷的祖老太爺是個聯衿兄弟。金觀察在□六七歲的時候家計甚是艱難，同著兄弟金霞仲兩個人都在章府讀書。金觀察到了□九歲上，同著兄弟金霞仲捐了個北籍監生，去應順天鄉試。就在這一年上，兄弟同科都中了舉人。金觀察和兄弟會試了幾場不中，便兩個人就就了大挑。金觀察得了一個知縣，金霞仲得了一個教官。

金觀察掣出簽來，掣了個山東的省分。到省不上兩年，就補了沂水縣。金觀察做了兩年沂水縣，和山東巡撫張中丞甚是合式。上游器重，僚輩揄揚，幾年之間就升了濟南府知府。不想這個當兒張中丞一病死了，後任巡撫夏中丞卻和金觀察不甚合式，借了個盜案，就把金觀察參了一下。部議下來，降了一個同知。這一來，只把個金觀察氣了一個發昏，便賭氣不肯做官，告假回去。

剛剛那個時候，直隸津海關道陳宜甫陳觀察，和金觀察有些世誼，便把金觀察請到天津去，在道署裡頭當個總文案。這位金觀察本來豐采過人，衫裳儻儻，辦起筆墨上的公事來又是個慣家，那一枝筆來得□分熟溜。陳觀察倒也□分敬重。在陳觀察那裡當了幾年總文案，金觀察又托陳觀察把他薦到直隸總督章中堂幕府裡頭，也是當個文案。章中堂見了金觀察丰神凝重，氣慨安詳，知道這個人將來必成大器，便也□分器重起來。

金觀察趁著這個時候，就在同知上加捐了個候補道，指分直隸，在章中堂手內狠當過幾次要差。後來拳匪擾亂，聯軍進京，章中堂在兩廣總督任上派了議和全權大臣，便調了金觀察一同進京，叫他當個隨員。不料事機不巧，恰恰的章中堂一病身亡，金觀察止得了一個軍機處記名的保舉，仍回本省候補。幸而新任直隸總督方安閣方制軍和金觀察本來是舊友，到任不到三個月，就把金觀察委了個洋務局總辦，又兼了個營務處。頓時一個金觀察就聲名大振起來。

金觀察自從到了洋務局以後，覺得辦起交涉來□分棘手。更兼這個當兒已是那班外國人剛剛交還天津的時候，不得不略略遷就他些。金觀察雖然是個通才，也不免有些發付不下。洋務局裡頭雖然有幾個會辦、提調，卻都是些酒囊飯袋，只曉得吃飯拿錢，那裡會辦什麼交涉。偶然有件事情要和他們商量起來，便大家都是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一句話都回答不出：竟沒有一個可以商議的。

這位金觀察和章秋谷雖然形跡稀疏，卻素來知道章秋谷的為人滿腹經綸，一腔熱血。有時金觀察和章秋谷偶爾相逢，大家議論起來，金觀察二□四分的佩服，總說秋谷是個奇才。如今忽然之間心上升起這個人來，把手一拍道：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！何不打下個電報去把他立刻請來，將來有了什麼緊要的事情，大家也好有個商議。」想著，便立刻發了一個電報，要請秋谷立刻束裝。

秋谷接了這個電報，心上委決不下。待要依著他的話兒立刻就去罷，上海書局裡頭的事情又沒有個可以替代的人。待要回絕了不去罷，覺得自己和金觀察是三代至親，金觀察和自己又是□分要好，若竟是毅然決然的不去，未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卻不過他的情面。

當下秋谷拿著電報以心問心的沉吟了一回。剛剛辛修甫走來，便把這個電報遞給辛修甫道：「你看看這個電報。這樣的事情叫我怎麼樣？」辛修甫接過來看了一看，便問道：「你心上打算去不去？」秋谷皺眉道：「我一時自己也沒有主意，不知你的意思怎麼樣？」修甫道：「你的去不去，我雖然不能和你做主。但是這個書局裡頭的事情忙碌得狠，你一時走了，叫那一個人和你代庖？」

秋谷聽了低頭一想，覺得果然不錯，自己的事情別人是代勞不來的，便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只好不去的了。明天打個電報去回他就是了。」辛修甫聽了大喜，連忙點頭道是，立逼著秋谷起了個電報的稿子，只說自己上海有事，不得分身。

誰知這個電報發去之後，一連又接了金觀察的兩封電報，再三勸駕，一定要請他去，那電報裡頭說得□分懇切。秋谷連接兩封電報，覺得實在卻不過面情，只得把這件事情告知了太夫人，請太夫人的主意。太夫人便道：「我們和金觀察是三代的至親，如今既是他一定要來請你，你也不得不去上一趟。這裡書局的事情，只要請個人和你代理就是了。」

秋谷聽了太夫人的話兒，心上便定了主意，和辛修甫說明白了，請王小屏暫時代理書局裡頭的事情。雖然勉強些兒，卻也還可以將就得過。修甫心上雖然很不願意，卻也知道秋谷的苦衷。這趟行役，秋谷原是不願意的，只為著迫於情面，無可如何，便也不說什麼。秋谷當下便請了王小屏來，和他說了，要請他暫時代理。王小屏也無可無不可的，點頭應允。秋谷把書局裡頭的事情當著王小屏交代一回，交代得清清楚楚。那辛修甫和王小屏等一班朋友，大家都要設席餞行，一連吃了幾天花酒。

恰恰到了四月二□六的那一天，招商局的安平船輪開往天津。秋谷便定了安平船上的一間官艙，未免也要回去把行李收拾收拾。他那位夫人和陳文仙，見秋谷平空的要出起門來，少年夫婦恩愛非常，心上自然有些兒不樂，卻又不便阻擋他叫他去，未免有許多牽衣執手的離情，珍重丁寧的別緒。秋谷平日的胸襟雖是□分闊大，到了這個揮淚臨歧的時候，不因不由的也覺得神采黯然，一言不發。沒奈何走上樓去，告辭了太夫人。太夫人吩咐了一番說話，無非是叫他沿途保重的意思。

秋谷也囑咐了他夫人和陳文仙幾句話兒，叫他們小心門戶，善事高堂。說罷，頭也不回的一直走出門去。

他夫人和文仙兩個人，手攙手兒的跟在秋谷的後面，一直送到門首。文仙只得說一聲：「你在路上沒有人照應，須要自家保重些兒！」文仙口中說著，不覺一股酸氣一直透到鼻尖，那說話的聲音已經岔了，幾乎流下淚來。秋谷聽了，回轉身來看著他們兩個人的臉，要想說幾句安慰他們的話兒，覺得心上千頭萬緒的，不知從那一句說起。定了一定神，方才說道：「你們不必掛念，我此去多則半年，少則三個月，一定要回來的。」文仙聽了，忍著淚點一點頭。他夫人也對他說了幾句一路保重的話兒。秋谷便揮手叫他們進去。他夫人和文仙不肯，立在門外，一直眼睜睜的看著秋谷上了馬車，風馳雲卷的去了，方才同著進去。

當下章秋谷坐著馬車一直到久安里陸麗娟院中。走進房間，辛修甫和王小屏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裡。原來秋谷為著大家和他餞行，今天也在陸麗娟院中吃個雙台，算個留別的意思。陸麗娟聽得章秋谷要到天津去，心上自然不願意，未免也有些長亭惜別，南浦牽衣的情態。秋谷也密密切切的安慰了他一番。陸麗娟總覺得有些慳慳悶悶的，在席上勉強應酬，提不起興趣來。直至到了秋谷臨行的時候，陸麗娟同著辛修甫等一班朋友都送到船上來。辛修甫等略略的坐了一回，便起身走了。只有陸麗娟坐著不走，咕咕囁囁的囑咐了許多話兒，軟語纏綿，深情宛轉；惆悵檀奴之別，淒涼婪尾之歌。

兩個人談了一回，不知不覺的已是五更雞唱。秋谷帶去的那個家人叫做劉升的，走進來回道：「這個時候，差不多將要開船，送行的人請上岸去罷。」麗娟聽了立起身來要走。秋谷同著他一直走上船面甲板，兩個人倚著欄杆又說了幾句話兒。麗娟走了兩步，又回轉身來對秋谷說道：「倪搭耐講格閒話，耐記好仔，勿要忘記脫。出門格辰光，勿比勒浪屋裡向，一場刮仔格事體，耐

自家當心點，勿要實梗馬馬虎虎，阿曉得？出門人除脫仔自家當心，再有啥人來照應耐呀？耐就是帶仔當差格去末，俚也勿肯搭耐當心嘍！糟躡仔自家格身體，啥犯著呀！」秋谷聽了麗娟這一番說話，不覺暗暗點頭。正是：

一聲珍重，魂銷南浦之歌；
□里長亭，腸斷京華之路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文交代。